

林黛玉和北静王

妙水
三嬖

花谢花飞花满天，
红消香断有谁怜？
游丝软系飘垂榭，
落絮轻沾扑绣帘。
闺中女儿惜春暮，
愁绪满怀无释处。
手把花锄出绣闺，
忍踏落花来复去。

LINDAIYUHEBEIJINGWANG

——
红楼梦外的故事



LINDAIYUHEBEIJINGWANG

林黛玉和北静王

妙水三嫖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黛玉和北静王 / 妩妙三水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8. 4

ISBN 978 - 7 - 5317 - 2280 - 9

I. 林… II. 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28538 号

林黛玉和北静王

作 者 / 妩妙三水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佳欢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 4 层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 / 710 × 100/16 开

印 张 / 16

字 数 / 200 千字

版 次 /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次 /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4.80 元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317 - 2280 - 9

一、惊 变	1
二、玉 舍	7
三、芳 祭	17
四、水 莹	21
五、听 琴	25
六、欲 绝	29
七、玉 成	33
八、桃 劫	37
九、周 折	41
十、沧 桑	44
十一、莲 心	48
十二、日 暮	52
十三、李 僵	56
十四、百 合	60
十五、重 锦	64
十六、香 串	68
十七、钗 环	72
十八、宝 刀	76
十九、衷 情	80
二十、慕 雅	84
二十一、珠 兰	88
二十二、出 征	92
二十三、绣 鞍	97
二十四、暗 箭	101
二十五、朱 紫	105
二十六、统 万	109
二十七、闻 讯	113
二十八、血 誓	118
二十九、时 光	123
三十、故 影	128

三十一、掩藏	133
三十二、蕙意	138
三十三、图穷	142
三十四、乚见	146
三十五、烟雨	150
三十六、朝局	156
三十七、知音	160
三十八、对词	164
三十九、唱和	169
四十、爱 意	173
四十一、庆典	177
四十二、相见	181
四十三、祝辰	185
四十四、看戏	189
四十五、告别	194
四十六、出家	198
四十七、雪埋	202
四十八、语痴	207
四十九、问鼎	211
五十、韶 华	215
五十一、缘分	219
五十二、相约	223
五十三、旧忆	228
五十四、定夺	232
五十五、惊梦	236
五十六、大荒	240
五十七、羽化	244
后 记	249

一、惊变

那时黛玉腕了香囊，独自荷了花锄，扯着扫花帚，往沁芳闸桥边来。一路蜿蜒蜒蜒，走得却有些累了，便在那路边的青白石上坐下歇息。没过多久，只听得一阵狂乱的呼叫声由北而来。一时间，丫头婆子们像没了头的苍蝇一般，影影绰绰地奔跑过来，后面跟了一大堆黄衣都侍卫，像捉小鸡般个个拿下了。

黛玉的手拿不住花锄，豁朗一声掉在石上，立时有个黄衣侍卫伸了脖子往这边望来。她不由心乱如麻：这是怎么了？说话间就来抄家了吗？

早在宝哥哥和宝姐姐成亲那天，黛玉便起意，准备回苏州去。不想老祖宗的身子却如风中残烛，转眼就在弥留之际了。

若不是前些日子紫鹃发狠，说了些教自己惊心的话，黛玉已准备让自己病死在潇湘馆了。忠肝义胆的紫鹃道破了贾家人对黛玉的心思：不只是林家无财无势，更因黛玉多年是个病秧子，心眼又小，贾母担心宝玉若娶了黛玉，恐怕将来连子嗣也不会有。

“姑娘若真把自己弄死倒也罢了，那宝玉还什么也不知道，可姑娘却是白白死了，没人心疼。只怕往后坟前连个烧纸的人也没有，姑娘前脚死，我后脚也会随姑娘去。”紫鹃这些话把黛玉从赴死的念头里拉了出来。黛玉觉得，自己绝不能以这样的凄惨面目，去见已死去的父亲和母亲。

黛玉心生悲怆，以后的日子，渐次地身心都坚强起来。她把自己在这里几年的心血，至此已作了了断。

临行前去见贾母的时候，她看到盛装的宝玉宝钗作为至亲的孙子和孙

媳跪在床前，宝钗一声声地呼唤着老祖宗，宝玉却傻傻地戳在地上，似乎人和心都已去了远方，凤姐儿则一叠声地差遣着众人忙乱地侍奉着。黛玉只得悄悄地退出来，和紫鹃回潇湘馆的路上，两个人都忍不住洒下泪来。

老太太是不行了，不如行完孝再回去吧。再说紫鹃也要在这几天辞别家亲，两头里忙个不停。黛玉已经没什么可带的了，只是挂念那些刚盛开便飘落的鲜花儿，她要收集一些干净的带到南边家里去，总强过“污淖陷渠沟”。

可就是这当儿，抄家的旨意却突然下来了。

黛玉将身子悄悄地往花丛树影中隐去。虽则如此，带刺儿的玫瑰花枝还是把她那月白衫子挂破了一道口子，手臂上殷殷现出一丝血迹来。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躲过这一劫，但心中却极是懊悔没有在前一天提早出府去。

幸好没有人往这边来。等那些人走远了，黛玉便匆忙赶回潇湘馆。快到门口的时候，就听得里面人声吵嚷，黛玉立即停了脚步，闪身往路边的湖石后躲了，握着锦囊的手兀自颤抖起来。

只听得里面有人粗声嚷道：“林黛玉林姑娘到哪里去了？”

又听得雪雁颤抖着嗓子低声说：“林姑娘，她，她……可能到沁芳闸桥边去了。”

那人便大声斥问：“沁芳闸桥在哪儿？”当即有数人冲出门，刮风一般而去。

此刻黛玉方扶着墙根虚弱地站起来，四顾茫然，少不得咬着碎牙往屋里来。雪雁见了她，手捂住嘴，正待说话，黛玉却把手一摆。进得里间，站在炕沿边，一时却想不起要拿什么，便扶着炕沿缓缓地坐下了。

雪雁诧异道：“姑娘，你还坐得下？咱们快逃吧。”

黛玉静静坐着，不吭声。逃，往哪里逃？莫说这府里四下围得像铁桶一般，就是不围着，侯一人深似海，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，连个偏门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再说，那些知道出路在哪儿的粗使婆子们竟一个也不见了，或是叫人一并逮走了也说不定。

黛玉问：“紫鹃哪儿去了？”雪雁带着哭腔答道：“姐姐说是回家取样东西，一会儿就回来，可是都这会子了，还不见她，只怕——”

紫鹃会到哪儿去，黛玉也不及多想了，她站起来，吩咐雪雁道：“把咱们

家穿的衣裳包起两套，银子钗环也包起来。”说着自己也动手，把平日写的那些字画找出来，正待找火引子烧了，外面却又吵嚷起来。黛玉听了，也不做声，从平日做针线的筐子里拿出把小银剪刀贴身藏了，然后抱着书画坐下来。

只见紫鹃被人推搡着进了屋，刚见到黛玉，就哇地哭出声来。一时间，外面站满了黄衣都侍卫，像围住了寻找已久的珍贵猎物。

一个都尉官模样的人近得前来，上下打量着黛玉，问道：“你就是林黛玉？”

黛玉不答，把脸别向炕里，不让那粗野的家伙看到自己的脸。那人嘿嘿笑着，伸手就要扯开黛玉手上的画轴，让黛玉大惊失色，亏得紫鹃奋不顾身，往前一扑挡住那都尉官。那都尉官骂了一声，扬手就要打。

这时，却有人在窗外厉声呵斥，只见一个身穿锦衣的人快步走了进来。那要撒野的都尉官见了，忙叉手向下，唱了个喏。那锦衣人咬牙说：“你是谁家的？竟敢对林姑娘如此无礼？还不快滚！你去告诉你主子怎么回事，以后若再敢放肆，就摸摸你们颈子上有几颗脑袋！”都尉官连连应声，低着头领人去了。

紫鹃跪下哭道：“老爷，我家姑娘不是这家里的人，只是寄住在这里，这几日就等老太太归了西，行完孝，便回苏州老家去了。你且高抬贵手，饶过我们吧。”

那人微笑道：“这话可不该和我说，我只带人去，你见了上面，再跟他说吧。”说着就闪身一旁，等黛玉自己走出去。

黛玉无法，抿唇站起来，身子却挣不住索索颤抖起来，紫鹃赶紧上前搀住，扯了件雪青撒花的大衣给黛玉披上，雪雁抱着两个包袱，傻傻地跟在后面。三个人便出了潇湘馆，随着那锦衣人，身后又跟了一队黄衣都侍卫，一行人逶迤往前面来。正这时，黛玉奶娘王嬷嬷倒腾着小脚也跟了来。

黛玉犹自抱着几幅画轴半遮住脸，但她的身影袅袅娜娜，娉娉婷婷，一众士兵如见天仙裹云而至，分不清自己是在画中还是在天上。

移出园子，至前堂，只见荣国府里大小主子奴才已分成男女两队，男的都戴上了枷锁镣铐，女人们也全用绳索连成串儿。

众人中，宝钗身着大红婚服，搀着薛姨妈，薛姨妈似乎站立不稳，哆嗦

成一团；凤姐也不见了那要强的模样，虚弱地扶着平儿的肩头，身旁的巧姐儿则低声啼哭着；邢夫人目光呆滞，瘫坐于地，贾赦的七八个妾和丫头们也不管她，各自擦泪。袭人、麝月那些不是家生的丫头被单独圈在一边，只见贾母、王夫人和鸳鸯等。

黛玉透过画轴的缝隙也看到了宝玉，只见他目光呆滞，面如黄纸，身上衣饰被扯得七零八落，头发散乱，发上那四颗大珠子，已经只剩得一颗。黛玉心像被谁揪了一下，眼泪就如断了线的珠串儿一般落下来。

众人的眼睛都望向黛玉而来。这些面和心不和的亲戚们，平日里只维护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，内心里各自拨拉着小算盘珠子，出了事便成了乌眼鸡，谁也顾不得谁了。当这大厦将倾之时，恐怕是覆巢之下难有完卵了。

这当儿就有人呵斥着要众人快些走，紫鹃扶住黛玉，正要往女人堆里挤去，那锦衣人却伸手拦住，要她们往另一边去。

黛玉暗自横下一条心：今几个若被羞辱，那把小银剪刀便是结果自己性命的利器了。

女人们全被关至荣府的下人房里，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大声啼哭。男人们包括主子奴才都被捆绑起来，在院子里瑟瑟地候着。黛玉却是毫发无损，被请到荣禧堂里坐下。

不一会儿，就听得有很多人呼呼啦啦地跑来跑去，低声道：“来了来了。”黛玉不知是谁，仍旧抱着她的画轴，却再也没人夺她的东西，紫鹃贴身站在后面，雪雁则重重地喘息着，而王嬷嬷吓得几乎站立不住。

待众多黄衣侍卫成二列次第排好了，就听得一阵脚步声由远而来，中途停顿了一下，只剩一个人疾步的声音，多人都被阻于堂外。那人跨进门槛，就在堂前站住了。

只听得呼啦啦一片，屋里的人都跪下了，身后的紫鹃也和雪雁、王嬷嬷也一起跪下。黛玉不明就里，懵懂中却站了起来，抱紧画轴，心里如揣了一只小兔。

她好奇之下，展眼从画轴缝隙间望去，只见一人俊朗挺直，头戴洁白簪缨银翅王帽，身穿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，系着碧玉红锦带，面似莹玉，漆目如星，剑眉微扬，唇角含笑，直往黛玉望来。

黛玉看出他是个王爷身份，婉然跪下，轻声道：“民女林黛玉给王爷请

安。”却不知此人正是她当初在宝玉面前骂为“臭男人”的北静王。

腿虽跪下，身却直立，但见她秀发如云，钗环摇曳，神色凝重，自是一副娇弱却不容侵犯的清秀模样。

那北静王水溶急忙趋向前来，伸手虚扶了一下道：“请起请起，不必多礼。”

黛玉没有起身。北静王愣了一下，招手让紫鹃起来扶她。

北静王道：“大家都知道你乃借居此地，不比这府里犯官的人等。我知你父亲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，曾钦点为巡盐御史。你祖上袭过列侯四代，你父亲科第出身，既是钟鼎之家，亦是书香之族。今日这里的事和你无关，你清白无辜，不同于他们这些人，也不该为难你。”

黛玉站起身，此时才明白原来他或许是父亲的故交，不过看他这样年轻，以父亲的秉性也难于和这样位高权重之人有来往。或许父亲生前曾与他的父辈有过曲折的交情，但自己在南边的时候究竟也没听父亲提起过，如今父亲已经作古，到哪里问去？

黛玉在画轴后轻叹口气：“谢王爷恩典。只是不知我外祖母家，二位舅父及各位表兄弟俱犯何错，乃至今日抄家之祸？亦不知可有法相救？”说完，自己也觉问得唐突，怎可当王爷面提起这事，如今事已至此，又有何法？但想起方才宝玉形容凄惨，黛玉又心急如焚。

北静王停了片刻方道：“此事今日亦不必多讲，我刚回京，还不清楚皇旨内情，贾家事发至此，恐怕无可挽回。你且找个地方住下，以后自会明白。你乃林家之后，无关贾家，请就此离开吧。”说完，他转头往后看了一下，一人急忙趋步过来。北静王便附耳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，那人就招手让紫鹃过去，又附耳向紫鹃说了些什么，紫鹃轻点了下头。

黛玉却不理这些，仍然站立着，鼓足勇气道：“王爷既然这么说，那薛家姨妈亦不是这贾家的人，不知可否一同放出？”她觉得多一个人能获自由也好。

北静王笑出声道：“好，好，谁说你……”他没说完，却转过语调道，“你竟是忠义之人。虽说也许要盘查薛家的财产，但你说得不错，无关贾家之罪，还有薛家人等。”转身又看手下另外一人，那人道：“我去告知那边。”说完就疾步而出。

紫鹃过去和黛玉耳语几句，黛玉就把眉头皱了起来，想了一下又轻展开来。

北静王轻声道：“此刻你可以离开了。”

紫鹃拽了下黛玉衣袖，黛玉道：“谢王爷，可否让民女和薛家姨妈一同出去？民女没有自己单独出过门，还请王爷海涵。”

北静王想了一下道：“你自行决定好了，只是离开此地要越快越好，外面的车一定要坐对了，到处乱得很。贾家的人可能会尽数收监入狱，这些来抄家的人有些我一时也难以控制。”

黛玉听得惊心，但还是礼貌答道：“多谢王爷恩典，还求王爷尽量周全。”

一时间，大家都静静地站着。有人请北静王上坐，但他似乎在想着什么，一直没有动，谁也不敢再多说话，屏住呼吸候着。这时有人在外压低声音传话过来，似要王爷出去主事。

黛玉知道此时不说，以后就再无机会了，只想有一线希望，也要救助宝玉。她盈盈跪下，将画轴放于身旁，头伏于地道：“王爷敬请移步上前，听民女一诉：二表兄贾宝玉，患痴呆之症已有三月之久。若此番遭受困苦，必有不测，这关系人命，请王爷裁决。不只如此，二表兄他本人从未涉足家事，更无论国事世事，王爷洞察……”

北静王脸色微变，目光深邃，还未说话，一人在旁边轻声道：“不可如此讲，此时贾家，别说主子，就是奴才，一个也放不得的，请不要让王爷为难。”

黛玉听了，不禁伏地而泣。

北静王轻叹口气，面呈不忍之色，张口似要说些什么，终究没有出口，只示意紫鹃扶起黛玉，挥手让众人都离开这里。黛玉心如乱麻，站起来背过身去，艰难地忍住泪水。

外面传来报喏声，言道薛姨妈和薛家几个丫头仆妇在门口等候。紫鹃连忙搀着黛玉，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。但黛玉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紫鹃怕夜长梦多，轻拽着黛玉向门边去。

看着她们离开后，北静王方慢慢转身，那个锦衣人早领引黛玉她们坐上了大车。

二、玉舍

坐在大车里，薛姨妈还说不出一句话，似乎人被吓傻了一般。大车辚辚驶出贾府三重仪门，一路无人阻挡。只听得到处乱哄哄的，尖叫声、咒骂声，还有鞭子的抽打声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先前的富贵温柔之乡转眼变成了人间炼狱。

待大车驶上大街，黛玉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，可是前方的目的地在哪里，众人一无所知。大车内，黛玉出神地看着车帘忽闪而动，两弯细眉似蹙非蹙，朱唇轻启，却只叹了口气。

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此番前往，不知性命是否可保，然而却时刻挂心着那薄情寡义的人。也不知他是真傻还是假傻，自己一条命，陷在这里多年，如今只有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包裹，还没有来时带的东西多，人到死的时候方知两手空空，不知为什么还要这样百般地你争我夺。

此生，只有再回归故里——到父母生了自己的南方去。

忽听薛姨妈道：“我听得那王爷的决议是明断的，应该是位讲理的青天。”

紫鹃道：“姨太太的话实在不错，至少王爷是个赏罚严明的人，今日可不是看见了吗？只是不知他是哪个王爷，以后咱们烧香拜佛的时候也拜拜他吧。”

黛玉看他官服知道他是个王爷，究竟和自己的父亲有多大交情也不知道。他这样年轻，位高权重，但并不骄奢傲慢，反而谦恭和善。他应该是和舅父他们相识的，不知能不能解救舅父和宝玉——可这是奉皇上圣旨查

抄,恐怕无法违背。而宝钗已然嫁入贾家,不再算是薛家的人了,只怕也难解救。

忽听薛姨妈嚶嚶哭泣起来,黛玉便拉住她的手。薛姨妈道:“好孩子,咱们娘儿们平日在一起,究竟有着份情意,今日逃出来,多亏你的福。只是你宝姐姐这辈子,眼看就完了。还有我那作死的儿,现在还在大狱里,原希望你二舅他们能帮忙,现在看他们自己也难活命,都不能够了。就是我自己,活着还能做什么,准定也没几年活头了!”

宝钗的哥哥薛蟠因一年前杀了人,关入死牢只等秋后问斩。

黛玉道:“姨妈不要难过,凡事皆有变数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转机。姨妈且不要想这些,只想咱们现在吧。”

薛姨妈道:“我的儿,你说得不错,就说眼前,咱们娘儿们到哪里去?”

紫鹃也道:“这大车是那位王爷吩咐置办的,究竟往哪里去,我也不知道。王爷那个手下的人说,先把我们送出这是非之地,这阵子咱们还得住在京城里,再找机会回南边家去。”

薛姨妈道:“我家在城北地界还有几个当铺,不知现在是不是也让人查了去。不过有几个掌柜和伙计,平日还算忠诚可靠,等明天,我去看看。”

大车里这七八个逃出来的主子奴才,都叹口气不作声了。听得马车夫吆喝着,车子拐了几个弯儿,不一会儿,就渐渐停下来。紫鹃把车帘子拨了个缝往外一瞧,吓得转脸叫了声“姑娘!”

黛玉道:“怎么样,那些人还在不在?”

紫鹃道:“还在,人又多了些,那些人都站在一个院门前等着,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。”

黛玉听了,不由一阵晕眩,心想自己还是不能逃出别人的手心。也许是刚离开那炼狱,又进了虎狼窝,也许这只是个圈套……

这个王爷到底是谁?他若是父亲旧知,何必如此兴师动众?这一群老弱妇女还能跑到哪里去?想归想,车帘子已经打开,那锦衣人站在车下道:“姑娘请下车。”黛玉和薛姨妈下了车,那锦衣人就领着她们往院里走,边走边轻声对黛玉说:“这里名叫玉舍,是咱们王爷亲自选的一个安全所在,姑娘千万不要多虑,请先住下,再作打算。”黛玉看到事已至此,也无处可去,便一步步走进来。

这间小院有十来间屋子，前堂明亮与一般人家无二，只是房屋狭长深廓，显得庭院深深。二道门要转过一个长长的垂花门，后院有五六间正屋偏房，院子四合着高高的女儿墙，花木葱茏有致。

当下黛玉、紫鹃和薛姨妈就住在正屋的两间大房，其余人都暂时安排着在偏房住下。天色已晚，有人送来饭食器具，大家吃了，一夜无话。黛玉这是头一遭住在外面，想到今日的惊险可怕，又不知明天将会如何，更不知宝玉现在何处，想到他性命攸关之时，自己却不能救他，一夜辗转反侧，竟不能寐，咳嗽也渐次厉害了起来。

次日清晨，薛姨妈便和黛玉商量道：“要救人还要用钱，昨日在府里我就听凤丫头说，这次皇上是动了真气，不然哪能是两府一起端呢？怎么也要顾及刚薨了的元妃娘娘啊，还有咱们的探丫头，不也是位王妃吗？南安王太妃还认了她做干女儿，她也是为了朝廷才嫁到海那边的蛮荒岛子上，却再也见不到人。算来算去，都不中用了。如今还是我到城北家里的当铺去看一下，筹些银两来，即使救不出人来，也能让他们少受些苦。姑娘说是不是？只是让姑娘先在这里等着，会不会孤单？”

黛玉道：“姨妈自去，不必挂念于我。若铺子还在，有多余的银两还请筹借些许盘缠，等我回南以后再作偿还。”

薛姨妈道：“我的儿，你说这话就折杀老身了，我这条老命还不是你救的？莫说银子，就是拿命来，又怎敌得过？铺子还在的话，我就卖了它们，咱们娘儿们先在一起过着，等你宝姐姐和宝哥哥的事打听明白了，还有我那要命的蟠儿——咱们就一同回南方去。”

黛玉想，这样的话不知何时才能离开这里，不禁苦笑道：“姨妈且去吧，千万当心。”紫鹃在那边若有所思，在薛姨妈身后给黛玉使眼色不让她去。但黛玉已经说完此话，也不好再阻拦她。紫鹃无法，只能眼看着薛姨妈带着自己的丫头婆子借车出门去了。

这里黛玉和紫鹃一起静静地坐着，黛玉道：“紫鹃，事到如今，不知怎的，我觉得还是不妙，这个玉舍，不是咱们住的地方。”

紫鹃道：“姑娘说得是，我也觉得不好呢。所以看到姨太太去了，想让你拦住她，哪怕多个伴儿也好。可是她真的是个倚老卖老的，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。自己老早离开这里，一转眼就忘记谁把她救出来了。”

黛玉摇摇头道：“我知道她心里害怕，可是如果真的会死，又何必带上她一起？果真我死了，或许她在外面，会有良心为我收尸。”紫鹃立刻去捂住黛玉的嘴，又生气道：“你要指望她那是不成，不是我说，要不是她过去愚弄过咱们，我也不防备她，为了能巴结成宝二奶奶，他家也做得够了。一样都是亲戚，为什么姑娘被人算计了去？若我们还有姑太太，看老太太听谁的？”黛玉听她说起母亲，不由热泪盈眶。

紫鹃看着又难过起来，连忙岔开话头道：“刚才我出去问过这里的一个侍卫，他们不肯告诉这个王爷究竟是谁。这玉舍周围都埋伏了黄衣侍卫，这里是在城的哪边也不清楚，所以要逃也难。”

黛玉暗自思忖，一时气结，嗓子痒得利害，不禁剧烈咳嗽起来。

只听得有人在门外，声音里带着焦虑道：“林姑娘病了吗？”

黛玉和紫鹃一下子站起身来。北静王水溶在门口略一等待，紫鹃连忙过去开门并行礼，他便一步跨进门，眼睛直往黛玉望来，黛玉低头下跪，水溶连忙过来虚扶了一下。紫鹃便过去扶起黛玉来，黛玉咳嗽不止，不知是因为咳嗽还是害羞，脸都涨得通红。

北静王水溶今天只穿了一身平常衣饰，束发银冠，白龙箭袖，攒珠金带。但因为身高且直，形容潇洒，更显得玉树临风。水溶关切道：“林姑娘的病一直都没有好过吗？还是咳嗽得这样厉害。”说罢就拍手叫人来，又低声耳语几句，那人匆匆而去。紫鹃自把椅子摆好，请王爷坐下。

水溶道：“我知道姑娘心里一定犯疑，是我不让他们乱说，如今也顾不得了。贾家宁荣二府遭难，先前已有征兆，前一阵子我去了西省的兵部大营，竟不知此事这么快就来了，如我在京城，谅他们也不敢这么着，如今已是覆水难收。”水溶想了一下，又低声道，“你一直也没成了贾家的人，此也算幸事。”

最后这话把黛玉说得呆住了，不知道自己和宝玉有情分的事情是怎么传出去的，连这位王爷也这么说。没成了贾家的人，变成了幸事。先前只觉得若不能和宝玉在一起，便是天下最可怜、最可悲的人，只过了一个月，事情便全反过来了，这世界可真算是瞬息变幻无常，福祸难料。

其实如果能和宝玉在一起，便是坐牢杀头又如何呢？

这位王爷说话可谓爽直，他是谁？和贾家有什么渊源呢？连自己和宝

玉的事情也知道。难道自己不只是惊动了宫里的元妃娘娘,还让王家贵胄窥视了?

只听北静王又道:“贾府老少两代都与我相交甚好。你二舅父贾存周也应该是个谨慎小心的人,就算宁府的下一辈人孟浪不堪,也不该殃及荣府的太夫人,有熟知的人告诉我,贾府的主子涉及重利盘剥,我不相信,可是昨天我看到些事实,也确实让人大吃一惊。有好些欠票借据乃是你大舅父贾赦的儿媳所为,还有贾赦的罪名也不小。我一向以为贾家应该是承蒙圣恩,荫庇祖德的富贵人家,不料也会有私通外官、恃势凌弱之举。”

黛玉听他侃侃而谈,那些话都是自己在园子里就曾耳有所闻的。不知道凤姐儿为什么做出这般恶事,曾毁过多少平民人家,若是那样,贾府也该亡绝了。

又听王爷继续说道:“如今他们都被押入大牢去了,贾府也被查抄一空,实在是可惜可叹,以后我会设法相助,但现在无力回澜。不过不幸中的万幸,是你不在其列,这真的很使我心宽慰。”

黛玉本来要跪下感谢他说相助贾家的话,听了后一句,又愣在那里,正待细想,就见王爷停顿了一下,望了紫鹃一眼。紫鹃自知不该在这里站着,但是又不肯让自己的小姐和一个年轻男人同处一室,究竟难以离开,就转身到五花挖孔的红木隔断外去,一边装作倒茶,一边侧耳细听。

王爷声音有些发颤道:“我早知姑娘大名,你们在贾家大观园里,虽说是侯门千金,但因为姑娘诗作才情已传遍京城,甚至连当今圣上也知道你的文笔绝妙,如不是女儿,必可登堂入殿,成为宏业栋梁。怎奈……如今我救你出来,也算了我一桩心愿,今生见了姑娘一面之后,我水溶——就算死也瞑目了。”

黛玉听罢,如同五雷轰顶,霎时间站立不住,便扶住炕沿坐下。原来如此,怪不得他如此殷勤不顾礼节,却因为这个。一时咳嗽个不住。

水溶等黛玉咳嗽声渐停,才道:“我见姑娘,如见知己,姑娘容貌不是我所追求,我乃仰慕姑娘品行才华,如今看到你本人,更觉得潇湘妃子,此号并不虚妄。”

黛玉攥紧拳头,心颤如丝,她语气坚定道:“王爷到底是谁?说这话,莫非耍民女死在你眼前?”

水溶听了，急得一下站起：“小王万万没有这个意思，姑娘也万万不可有此念头，我，我——”

水溶在原地转了两圈，面对黛玉只好涸心沥胆：“我乃世袭的北静王，名唤水溶，当今圣上乃我舅父。我与你表兄贾宝玉本是好朋友，我大他几岁，过去曾经也一处习作玩耍。据说只因贾府被抄，有许多王亲贵胄，权贵纨绔都打着姑娘的主意。就是昨日，若不是我去得快，姑娘怕就会被人虏去，今日也相见不着了。”

黛玉咬牙道：“见到如何？不见到又如何？王爷要将我怎样，请自说明，如今我，哼——”黛玉冷笑道，“我必会是遂王爷所想所愿的去做罢了。”

水溶迷惑道：“我所想所愿？姑娘此话怎讲？”

黛玉道：“所谓玉碎，倒也应了我和这间院子的名字。”

水溶听罢，颓然坐下，喃喃道：“姑娘有此烈性，我原该知道，只是我一时情急说得太直白了。”停了片刻，水溶道，“姑娘自不必慌张，我亦无他意，昨日只恐姑娘有难，特去解救的，并不是贪图什么。若有，也只是姑娘才华和玉身，恐被人亵渎了去。”越说越觉得描画得黑了。

黛玉不言，暗自摸了摸胸口，那小银剪子还藏在那里。这时紫鹃也顾不得了，贸然走进来，跪下哭道：“王爷是高贵之人，奴才也不敢多说，只求王爷高抬贵手，我家姑娘原不该到这地方来的。只是姑娘死，我们也死，姑娘活，我们也活。”

水溶叹道：“好个奴才，你小姐果然是仁义待你的。只是你们都过虑了。”

水溶站起身来，思忖了，昂然道：“我有王妃，与她乃是皇上指婚为妻的。我母亲怕我无子，还指了两个小妾。我王父去世，如今已有十年。我还有一妹，十六岁了，我母妃已经看中了今科榜眼徐去凡。此乃我家事，今日都与姑娘细说，就是希望不被误解。”

话说得如此明白，黛玉和紫鹃一时竟无语相对。

等了片刻，水溶又道：“还有，姑娘的外祖母史老太君昨日已经亡故，此刻恐怕也难以礼葬周全。”

闻听此话，黛玉实在忍不住，低声抽泣起来。紫鹃抽出绢子递给黛玉，